

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

戰爭与中国社會之變動

王人石一署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

戰爭与中国社會之變動

王文玉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戰爭與中國社會之變動/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

--初版.--臺北市：臺灣學生，民80

面； 公分.

ISBN 957-15-0295-2 (精裝). --ISBN 957-15-0296-0 (平裝)

1. 中國-歷史-論文， 講詞等 2. 中國文學論文，
講詞等

617

80003999

戰爭與中國社會之變動 (全一冊)

主編者：淡江大學中文系
出版社：臺灣學生書局
發行所：臺北市新生書局
印 刷 所：臺灣新生書局
記本證書局登記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1200號
香港總經銷：藝文圖書公司
地址：永和市成功路一段43號
電話：九龍偉業街九十九號連順大廈五樓
定價：新臺幣二九〇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一月初版

03803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15-0295-2 (精裝)

ISBN 957-15-0296-0 (平裝)

序

王文進

如何讓中文學界與歷史學界的研究方法相互激盪、整合，進而促使中國文學研究在質與量兩方面都能有所突破，一直是淡江大學中文系學術發展的重點工作之一。

長期以來，中文學界運用歷史學來研究中國文學，大都還停留在「中國通史」的認識層面，未能真正吸收歷史學界的研究成果。所以解釋起漢賦的興盛，則言帝王之愛好，看到唐詩的蓬勃仍然溯因於帝王之提倡；到了宋詞的發展還是與帝王有關。說起小說、話本、戲劇則更一味歸諸經濟、社會之發展。至於秦漢、唐宋、元明社會經濟之根本結構上有所差異，則鮮能道及。這種粗糙的觀察已經很難提供文學研究些許有創意的觀點。真正捲土重來的歷史論文學批評必須廣泛地得到歷史學研究成果的全面與援，才能有效地對作家作品提出銳利的歷史背景的剖析。

基於此，淡江大學中文系一連串地舉辦四屆「中國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期望藉此讓中文歷史學界的學者能相互砌磋相互影響。前三屆主題分別為「晚清文學與文化變遷」、「晚明思潮與社會變動」、「晚唐的社會與文化」，本文集則為第四屆主題「戰爭與中國社會之變動」的學術會議論文，論文的前後次序則按會議日期場次排定。

本次會議承蒙教育部及文建會之贊助，方得以順利舉辦，謹在此致謝。

作者名錄（按議程排列）

劉振志	曾任中國早報副社長
王明蓀	中興歷史系副教授
簡恩定	空大人文學系副教授
林保淳	淡江中文系副教授
蔣英豪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師
黃靜華	亞東工專講師
周益忠	體育學院副教授
黎活仁	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
高柏園	淡江中文系副教授
鹿憶鹿	東吳中文系講師
楊振良	逢甲中研所副教授
傅錫泰	政大中文系教授
李偉讚	台大中文系教授
洪讀	淡江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第四屆中國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本屆議題：戰爭與中國社會之變動

舉辦地點：淡江大學校本部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

日期：八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六）、六月二十三日（星期日）

• 表程議會討研術學化文與會社國中屆四第 •

		主 席		講 評		論 文 題 目	
王 久 烈	葉 慶 炳	劉 兆 祐	李 鏤	劉 振 志	雷 家 駛	從襄樊之戰看南宋國家戰略	
黎 活 仁	周 益 忠	黃 靜 華	王 明 蒯	簡 恩 定	盧 建 繁	宋初的反戰思想	
		蔣 英 豪	林 保 淳	黃 寬 重	黃 寬 重	淮西兵變與宋高宗的抑武政策	
		周 志 文	鄭 志 明	龔 鵬 程	中國古典小說中「陣前招親」模式之分析	《庚子國變彈詞》析論	
				白 蓮 教 及 白 蓮 教 亂 對 中 國 社 會 之 影 響			
				以 清 中 葉 川、楚 白 蓮 教 亂 為 例			
				由 陳 琮 的 『為袁紹檄豫州』談起			
				胡 風 的 文 藝 思 想			

• 動變之會社園中與爭戰 •

羅宗濤	簡宗梧	鄭邦鎮	高柏園	王邦雄	墨子與孟子對戰爭之態度
傅錫壬	李偉泰	洪讚	楊振良	鹿憶鹿	高柏園
宋光宇	廖伯源	王殿魁	李榮華	金榮華	王邦雄
戰神——從炎黃之爭談起	均輸平準疑義試解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談安史之亂的影響	清初反映民族血淚的戲曲——千忠戮傳奇	征戰與女人——試論傣族英雄史詩	

戰爭與中國社會之變動

目 次

序	王文進	I
作者名錄		III
會議議程表		V
從襄樊之戰看南宋國家戰略	劉振志	一
宋初的反戰論	王明蓀	三七
淮西兵變與宋高宗的抑武政策	簡恩定	五三
中國古典小說中「陣前招親」模式之分析	林保淳	七五
《庚子國變彈詞》析論	蔣英豪	一一五

白蓮教及白蓮教亂對中國社會之影響 ······ 黃靜華 ······ 一三九

以清中葉川楚白蓮教亂為例

檄文的源流及其在軍事上的意義 ······ 周益忠 ······ 一六九

由陳琳的〈為袁紹檄豫州〉談起

胡風的『主觀戰鬪精神』 ······ 黎活仁 ······ 一九三

墨子與孟子對戰爭的態度 ······ 高柏園 ······ 二二三

征戰與女人 ······ 麗憶麗 ······ 二四九

試論傣族英雄史詩

清初反映民族血淚的戲曲 ······ 楊振良 ······ 二七一

千忠義傳奇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 洪讚 ······ 二八九

談安史之亂的影響

均輸平準疑義試解

李 偉 泰 三一七

戰神

傅 錫 壬 三三三

從炎黃之爭談起

從襄樊之戰看南宋國家戰略

劉振志

一、前　　言

研究南宋後期的歷史，不論是否純就軍事史或戰史着眼，都必觸及襄樊之戰，因為在地理位置上，襄陽是南宋國防重鎮^①，樊城則是襄陽的外圍防線，與襄陽隔江相望、唇齒相依，形成犄角之勢，在軍事部署上，多少具有戰略縱深的性質，所以歷來討論這一場戰役時，都必襄樊並稱，事實上，宋度宗咸淳九年（元世祖至元十年，一二七三），樊城陷落，襄陽也就喪失了戰鬪能力而投降，可見襄陽和樊城的整體性。

對於襄樊之戰的研究，史學界已經累積了相當的成果。就個人的管窺所得，襄樊之戰所以受到史家的重視，當非由於它的地理地位，其歷史地位毋寧更為重要，因為「宋之亡，蓋自襄樊始」^②，歷來史家輒認為「襄樊之戰實為決定宋元興亡的重要關鍵」^③。遣詞容有不同，結論則屬一致。這種衆議僉同的結論，證明了襄樊之戰的確是一場決定性會戰。而襄樊易手兩年半，南宋首都臨安陷落，又三年，陸秀夫在厓山負帝昺蹈海殉國，時在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宋亡。襄樊之戰以後，南宋迅速崩潰，也就難怪乃有「襄樊失，宋遂

不支」的論點④。

但是，既有的研究成果及其結論，也留下了可供廣泛思考與探索的空間，例如，襄樊之戰的勝敗，究竟取決於那些因素？又，如果襄樊不失，南宋是否就可以免於滅亡？當然這類問題的研究空間也並非一片空白，但似乎仍有可以抉微探隱之處。

由於史學界對襄樊之戰的研究已有若干成果珠玉在前，本文試圖在既有的基礎上，循科際整合的途徑，綜合史學和戰略學的研究方法，另闢視野。但雖篤徑別開，卻不敢偏離正軌，仍將遵循史學原則，作「近乎情理的測度」⑤，以勉符「互通聲氣，百川匯宗」之旨^⑥。

基於這一構想，所以本文的重點不在這場戰爭的本身，而是以這場戰爭為座標，試行分析南宋後期的國家戰略，並透過戰略分析，來探討前面所列舉的問題。但為了行文的需要，仍須對戰爭的過程、戰前與戰爭期間的重要事項，作簡略概述並臚列要點，俾作為戰略分析的依據。

二、宋蒙衝突及襄樊之戰概述

觀察一場戰爭，首先須釐定這場戰爭的性質究竟是全面戰爭？抑有限戰爭？一場戰爭總會有三個階段，即：戰前醞釀期、戰爭進行期、戰後影響期。而醞釀時期的長短、戰爭進行的久暫、戰爭規模的大小以及戰爭影響的深淺，都胥視戰爭的性質而定。

從已知的歷史看，宋蒙之間的戰爭無疑是全面戰爭，襄樊之戰不過是這場全面戰爭之中

的一次重要戰役而已，所以，縱屬概述，仍不能侷限於襄樊之戰的一事、一時、一地，而須作較周延的觀照，因此，這一概述將包括下列幾個段落：

(一) 宋蒙之間的武裝衝突

宋蒙之間的武裝衝突，最早記載見於蒙古太祖十九年，時在宋寧宗嘉定十七年（一二二四），大名總管彭義斌，在恩州和蒙軍作戰失利，復於翌年在贊皇戰死^⑦，第二次是在宋理宗寶慶三年（蒙古太祖廿二年，一二二七），蒙古軍在伐金途中兼陷南宋邊城西和州，知州陳寅全家殉難^⑧；第三次是在宋理宗紹定四年（蒙古太宗三年，一二三一），蒙古軍伐金統帥拖雷，遣搠不罕使宋，求假道，被宋沔州統制張宣所殺，拖雷怒，遂揮軍入大散關，連陷沔州、鳳州、洋州、興元等地^⑨。

但這三次衝突，都只能算是偶發事件，而且也都是有限戰爭。宋、蒙之間正式構兵，應以宋理宗端平元年（蒙古太宗六年，一二三四）為始，此年金亡，宋廷經過激烈的辯論之後，以右丞相兼樞使鄭清之為首的主戰派，獲得理宗的支持，決定動員軍事力量，收復三京（東京開封、西京洛陽、南京應天），史稱「端平入洛」^⑩，宋師旋即遭遇挫敗，從此戰爭連綿不斷，戰爭型態已由個別的有限戰爭，演變成持續的全面戰爭，直到宋理宗開慶元年（蒙古憲宗九年，一二五九），蒙古憲宗崩於合州軍次^⑪，蒙古發生了爭奪皇位的內鬭，宋、蒙之間延續了廿六年的戰爭，才告一段落，宋度宗咸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一二六八），蒙古軍直撲襄樊，戰幕重啓。

(二) 一二三四年至一二六四年大事記

從一二三四年到一二六四年，是宋理宗在位的年代，觀察南宋後期的歷史，理宗一朝是一個關鍵性的環節，國際間和國內的重大事故，幾乎都發生在這個時期，為提供一個明晰的印象，茲將理宗在位期間歷年重要事項條舉如下（僅繫公元，宋、蒙年號從略，如列月份，則以《宋史》或《元史》為準）：

一二三四：閏八月，宋寧宗崩，右丞相兼樞密使史彌遠，廢皇儲竑，改立理宗。史彌遠以擁立之功，此後得以獨相九年，一時君子，頗遭貶竄斥逐^⑫。

一二三七：十年前在山東起兵投宋的忠義軍領袖李全，被蒙古軍圍攻經年，宋廷不救，李全舉青州降蒙古^⑬。同年，西夏亡。

一二三九：蒙古太宗窩闊台立（一二四一崩）。

一二三一：蒙古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一二四三卒）。此年發生張宣殺使事件。

一二三二：蒙古遣王欽使宋，約攻金。

一二三四：正月，金亡；六月，宋廷議復三京，攻汴；七月攻洛；八月，蒙古反攻，宋師敗績；十二月，蒙古遣使王欽，責宋背盟。

一二三五：高麗降。

一二三六：宋將王晏、李伯淵等叛，舉襄陽降蒙古。

一二三九：孟珙復襄陽。

一二四六：宋名將孟珙卒。蒙古定宗貴由立（一二四八崩）。

一二五一：蒙古憲宗立。忽必烈開府漠南，統治漢地。聽姚樞計，惟持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以謀勢順理安。置屯田經略司於汴。¹⁴。

一二五三：蒙古開始經營西南，是年，忽必烈滅大理¹⁵；翌年，兀良合台悉平土蕃。

一二五七：蒙古征安南，明年春，安南降。至此，宋西南可資緩衝或屏障的鄰邦盡去，蒙古對宋大迂迴作戰態勢於焉完成¹⁶。

一二五八：蒙古大舉攻宋，憲宗蒙哥由龍州入川；忽必烈自開平經河南攻鄂州；兀良合台自安南引兵會鄂。宋·丁大全相。

一二五九：七月，蒙古憲宗卒於軍；九月，忽必烈圍鄂州；十月，宋·賈似道相；十一月，雖有邊報謂蒙哥已死，但賈似道仍擅自遣使向忽必烈求和，並許納幣，忽必烈初拒，嗣以阿里不哥爭帝位事急，始許和，明年初，引軍北還。

一二六〇：正月，賈似道邀殺蒙古軍斷後兵卒，誑稱諸道大捷，理宗獎賈似道功；三月，忽必烈至開平，卽帝位；四月，遣郝經爲國信使，赴宋告卽位並議和，賈似道恐事涉，囚之於真州忠勇營；卽於此月，理宗進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仍以右丞相兼樞密使。

一二六一：賈似道忌功，大肆整肅，一時良將，或抑、或擯、或死。宋驍將潼川十五軍州安撫使兼知瀘州軍事劉整，被迫以瀘州十五郡卅萬戶降於蒙古。蒙古設勸農司¹⁷。

一二六二：二月，李璮（李全之子）以漣海三城叛蒙歸宋，與蒙古戰，宋援軍逗撓不前，未至卽退，八月，被蒙古殺平，李璮死。

一二六三：蒙古遣王德素、劉公諒使宋，詰問稽留郝經之故。

一二六四：蒙古阿里不哥之亂平。十月，宋理宗崩，遺詔皇太子禥卽皇帝位；十二月，

詔改明年爲咸淳元年。

(三) 蹤跎了寶貴的八年八個月

從宋理宗景定元年（忽必烈中統元年，一二六〇）到度宗咸淳四年（忽必烈至元五年，一二六八）的八月底，宋廷整整有八年又八個月的喘息時間，這一段時間，對宋而言，可謂彌足珍貴，所謂珍貴，並非就後人讀史已知此後的發展而言，乃是在當時的形勢之下，就謀國者所應有的作爲而言。迄一二五七年底止，大理亡，土蕃、安南相繼降於蒙古之後，南宋疆宇四周，除了大海之外，都已納入蒙古勢力範圍，而蒙軍北撤，也明明是由於蒙哥猝死及帝位之爭，這都是當時的事實，廟堂之上，理應有所警惕。

實際上，南宋朝野也並非沒有高瞻遠矚之士，例如早在端平元年，金國甫亡之際，南宋君臣沉醉於大仇已報的欣悅氣氛之中時，當時的監察御史洪咨夔就曾率直奏言：「今殘金雖滅，鄰國方強，益嚴守備，尤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⑯這番勸切陳辭，曾獲理宗的嘉納。後來在戰爭期間，關於國防的言論更多，顯著的例子如淳祐四年（一二四四），右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曾因爲軍事措施不當導致失利，寫信給史嵩之，提出這樣的建議和批評：「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⑰寶祐二年（一二五四），董槐在參知政事任內，答復理宗關於國防問題時，也曾提出過「外有敵國，其計當

自強，自強者，人畏我，我不畏人」的主張^①，第二年，他就獲任命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可見在端平元年以後迄開慶元年底那段漫長的戰爭期間，南宋舉國朝野，不僅具有共同的危機意識，也頗有些人具備相當不錯的戰略觀念，而且理宗也能嘉納善言。準是以觀，一旦獲得休生養息的機會，理應傾力作「富國、強兵、安民」之謀^②，但宋廷在這個極爲重要的期間，國防措施上卻只做了下列數事：

1. 景定元年（一二六〇）：十月，申嚴邊防。
2. 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八月，命陳奕沿江按閱軍防。
3. 二年（一二六六）：五月，詔諸節制將帥，討軍實，節浮費，毋占役兵士致妨訓練。
4. 同年十一月，兩淮制置使李庭芝立城，屯駐武銳一軍。
5. 三年（一二六七）：二月，克復廣安軍，詔改爲寧西軍。
6. 同月，知夔州，夔路安撫徐宗武，刱立臥龍山堡砦。
7. 同年八月，遣步帥陳奕，率馬軍舟師，巡邏江防。

同月，邊報警急，詔諭呂文德等申嚴江防^③。

值得注意的是，自蒙軍北還之後，理宗在世的五年期間，除了第一年申嚴過邊防之外，在他的有生之年，宋廷再無任何積極的國防措施。而到度宗咸淳三年八月，遣陳奕巡邏江防，以及邊報警急而再度申嚴江防，當是蒙古軍對襄陽地區作了試探性的攻擊之故^④。

總之，這寶貴的八年又八個月，是在蹉跎中糟蹋了，至於何以致此？將留待後文戰略分析部份一併探討。